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百十九

持太阿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中憲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起潛張公墓誌銘

當降萬間三相君各用其意持太阿之柄公卿大夫靡然以操切苛辦承之無精心爲黔首者以故良二千石之用不甚顯其最顯者則吾州起潛張公振之然其用亦已時抑時伸而不恒達其抑者以直道之

僅在公而伸者直道之尚未泯於人心也公最後之
遇甫若恒而天遽奪之則又不可曉者惜哉弇州生
曰張公非直良二千石已也於家則彷彿閔冉之遺
於鄉則庶幾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其所親事必天下
之賢長者雖嘗從講學而不靳傳世耳以爲名高所
步趨必閩洛夫使紫陽而在公且入室故曰張公非
直良二千石已也殆慥慥篤行君子矣公字仲起起
潛其別號也張之先避金亂南渡後居常熟之雙鳳
里蔡涇最後割雙鳳隸太倉遂爲太倉人世世有隱
德不仕至公父東林公鏜而始以淳直明信著一方

嘗受公封處州司理後贈南京職方員外郎母曰郁
宜人有二丈夫子公其仲也公生而明秀端謹甫四
歲從東林公之先墓丙舍圯矣木童矣而傍畝飭問
之人曰它屬故飭也公泫然泣曰先業而它屬可乎
東林公亦大泣而內奇公聞者嘖嘖以爲非常兒尋
徙城居覩第宅車馬之盛與羣兒戲搏土而爲之甚
工暑時從里塾師有搏虎死而歸之官者羣趨視之
公讀書弗顧曰吾方奉聖人捨而爲暴獸觀乎且胡
不觀畫中虎自是讀書益務究大義反覆辨論鑿鑿
出人意表其屬文必自肺腑不爲蹈襲塾師朱生者

器之以其女弟字焉然而奪於貧又時時困父里其
其試又不盡利公雖不以廢其業而里中不逞少年
羣侮之公夷然弗屑也閩人周鳳岐以遷客來佐州
事少年目中無當者試得公文大驚異喜置之高等
問有父否曰老而貧有兄否曰兄撫之坐宅事遠周
立出撫之而發庫餒納公褒曰以養而父且爲膏油
資公自是益得專精於學遂補博士弟子益有聲而
舅郁宜人卒衣毀逾禮服除久之嬾朱宜人亦卒公
鰥處而鄰女有來奔者以誼諭遣之然其身不名其
女封公垂七十而感異症躁不能就席公以身席之

乃小安凡七晝夜而愈公遂舉鄉薦以至成進士成
進士之日矢心而誓曰苟一念爲私計者天僇汝乃
鍵門壯習律例絕于謁慎交際毋以狎暱進者窮巷
湫洳環堵蕭然意殊得也久之授處州府推官甫至
而守入覲丞倅俱闕公遂行守事孳孳問民瘼吏弊
而叅伍法比公庭肅然大猾戴三尺而治條鞭之法
最爲便單弱郡邑相顧莫敢先公毅然行之有盧尚
書者貴甚族子憑藉爲姦私莫敢呵問公捕而立致
於理其他繕浮橋廣庾舍平市價皆井井始少公者
咸吐舌相戒以爲老吏弗如也御史張者躁人也顧

獨虛心任公諸所寄覈寧溫嘉湖諸郡公必酌情法而行如造堡清戍徵餉懲惡種種治辦然不求爲苛切取目前快而張亦借以起長者聲他非所寄者則不爾公旣滿數膺卓異薦當徵而分宜父子竊國乘諸徵者多其害也人或風公是不可用幣乎公謝曰吾知有天子法耳次者知有身不欲糜之權門未幾而嚴氏敗公就徵拜監察御史巡城首論罷一兵馬指揮之墨者清鋪役於中貴人無所徇諸餉遺筭器食亦不納尋按視通州儲定國公橫縱其下肉通人公撫實論奪其任豪右屏息公又刺得大司徒奸利

事論之大司徒方得上意又與左右嬖近交關得不
治公之按通州也廩肉不以煩縣官卽孔道鮮所交
際積之得千金以助城通諸所定約束如存給羨餘
更番運官裁損漕厨著爲甲令至今稱之故海忠介
公爲卽時以直諫觸上怒下獄論死公具草欲救
之而海公得長繫乃不果上或有索視其草者公曰
已焚矣夫人臣而敢市名於上然竟以鬱邑不得志
謝病歸公歸侍太公膳畢手一卷自適里中不知有
張御史而其在臺日當過錦衣緹帥所相囚公欲修
弘治間故事繇中門入緹帥格不聽因相與詰難甚

苦至是以他事中公而定國公大司徒之黨復孽之
用大察外調得臨清州判官公不以遷客自居遂濠
治獄事先僚吏而辦甫四月通判廣信府屬守缺公
復行守事請讞益精明諸曹敝數括剔殆盡吏民畏
懷若一口嘗迎太公之任養而病痢頗欲郡之人相
與禱於祠曰卽不幸太公去公公去我矣且夕呼走
若狂太公愈乃已久之公竟遷同知撫州府郡人復
呼走曰公秩當同守胡不同守我郡擁公輿枳不得
發撫多盜剽殺無虛夕而公職干陬屬獻歲守以下
有臺而留公司後公乃悉籍諸豪之捕盜者名召

而喻之曰與若曹約日一人直我有盜警立杖殺汝
矣豪叩頭曰民安能禁盜能致盜魁或得小寧耳公
領而遣之無何果縛一魁曰湯青者公考得其狀馳
至其居發所藏訾財以巨萬計犛牛尾冒首至三百
餘它物稱是悉沒入官而斃之獄盜爲衰止出領崇
仁縣事崇仁地險而瘠其俗易縣官而難公賦公至
懲其不率者亡所縱舍度民已知畏乃以寬輔之立
櫃使民得自投賦金吏無所輕重賦者與之期不輕
屬里胥民不受里胥擾里胥亦不代受民杖以是稱
兩便無逋賦矣公又善形家言開邑門以便出入通

黌宮使無絕科第諸生朝朔望課講詳至崇仁民愛之深於令尋以太公喪歸壽八十七矣而公孺子之慕不衰道拜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公既歸苦塊一室自爲啓閉不宿侍人亦絕不入內服除補南駕部甫一月而遷南選部郎中選部無事獨考掇官吏而已公持法嚴於狗請無所納間與其僚約爲會務守故尚書吳公獄法三行之一切費爲省得司之美若干縉以繕官舍曰吾不忍後至者之露處也尋出知吉安府公故長治吏而連宦信撫皆與吉隣壤習其土風民俗又能精心行之而以清白爲主食不再簋

一肉而已又時間之以蔬盡室而食日費不能百錢而皆取之俸居恒謂極寒不資官中一鑪炭極渴不資官中一杯水執庫役者共手而已不能有所乾沒九邑之長吏進見凜然若奉神君公和顏以安之與談官中事宜民間樂苦所當創革者如課農桑覈丁賦之類皆使悉其見授指而後行之蓋邑寔一張使君也於法比尤精兩造庭質不片語立決然於大辟尤審慎不苟曰人生死籍此而判何可以騁吾敏邑有擬八人戍者公爲辨釋其半曰法如是足也獄上臺謂守當欲盡釋之難邑體耳更爲釋二人人謂公

之半辨者當屬邑疫大作公選醫授方而治之全活
甚衆每以朔望行學宮召對諸生課硃之後與談說
身心性命近裏着已之學肫肫如也時東越致良知
之旨遍天下於吉尤甚而鄉先達羅文莊公欽順獨
守紫陽之傳以與之角公乃取紫陽先生年譜文莊
困知記梓之學宮亡論所得深淺其欲導士於實學
正行毋爲過高之意切矣宅如移永豐學建永新忠
節祠可以振勵士風者皆公倡其官帥爲之而至修
城復隍增飭樓堞祠宇之類非公所規畫弗稱也吉
故多賢士大夫公於其尤著者以蓋公之禮禮之次

亦過從請益不倦賢士大夫亦爭翕然歸公公於嫉
惡斤斤不可解吉水令得罪於其民深公欲去之而
令他有所憑藉不能勝於是公凡九薦矣今亦嘗三
薦臺使者爲之兩剗剗以解公益憤恚乞休不待報
事聞以例奪官始公之欲歸父老率其民遮雉門以
留泣且絮公好謂之我安忍舍父老即歸我且待命
耳及公發而後知之奔波馳至江潯諄而哭曰公食
言公乃舍我旣而曰天乎何怙我者去而魚肉我者
留也今亦坐譴而公歸絕口不言官中事角巾野服
徒步阡陌間與野父校晴雨話桑麻微時老書生過

從壺漿蔬食相與共之後進以經術請者善誘無倦
郡邑守令干旄叩廬公亦不恒拒見必以創革大計
披肝腑語之它不及也念太公已矣獨兄撫之在爲
入貲得官籍太醫所以事之幾如太公寒暄饑渴勤
撫若嬰兒而莊不衰久之柄地易公以詔恩復冠帶
臺省尉薦籍籍而杭州之命下矣杭故要省省其民
雜五方而居爭務爲淫侈而又新中兵變驚氣勃勃
公以信義結之以禮整齊之而又不率乃稍用威毋
不帖服者旱且久公齋心請於神神告之期至期果
澍應乃新其祠而爲文以紀公故在吉嘗禱雨立澍

應邑人爲建時雨樓於學宮於是人咸疑公生而神
若李蜀郡永彼束皙而下勿論也公以日三春詣臺
謁客見士民甲夜讞訟內夜閱牘不告疲而其精已
內銷矣尋進其省按察副使飭溫處兵備處公司理
所治也公旣喜得故地其地之人復大喜得公方有
所施設而公病矣公行部道不受供張水行不設傍
警舟嘗以六月過省渴甚飲田間汙邪水而舟過一
旋渦幾覆無傍舟可援遂病痢寢劇蓋抵家而屬纊
余弟敬美與王學士元馭視之以手屬太醫君而瞑
時甲申之九月二十也距其生戊子得壽五十七而

已公凡一爲監司二典郡一丞一倅一司理皆在江
浙間所至有惠利之政其人皆能言之而於吉尤久
嘗之吉道經信撫二郡郡之人送迎至傾郭望而譁
曰公壯無恙乎至有泣者吉之人旣不能留公相率
爲七尺碑謁朱千司空衡文而勒之其卒也奉主於
名宦祠又爲特祠而又三歲吾州亦奉公鄉賢祠雖
古所稱召信臣元結鮮于侁何以加焉嗚呼公不爲
不壽矣公性類寬緩而勇義若不及言丞張大猷卒
其婦姪晚而妾舉一子甫三歲妾死子遂流落民家
公司知之爲置媵保以歸張長寧令沈盡室死沈之